

書疑

書疑卷第四

金華王栢著

泰誓　周書

湯武皆以征伐而得天下其並稱也久矣識者謂湯之詞裕武之詞迫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儆學者不能無遺憾此善觀書者也愚謂湯武之事有大不同者湯以七十里與其事桀也甚忠進伊尹於桀凡五就之其用心也甚仁伊尹大聖也既醜有夏創此大義相湯伐之蓋非湯之本心也是以既放桀而方慙色舉兵之初亳衆疑之當時諸侯莫有助之罪人已黜始大誥於四方所以其

詞裕其禮恭先儒謂湯旣歸亳諸侯率職來朝而告之此不然也自禹之後疑述職之典已廢玩其告意曰誕告萬方曰嗟爾萬方有衆只是與天下更始告之以受命之由俾之各守爾典而已武王之事則不然周家積累之久至文王有天下三分之二其實則巳王矣文王小心翼翼謹守名義以服事殷此所以爲至德至武王則承祖父之餘慶藉友邦之歸心氣燄旣張體貌且盛改元紀年視紂猶諸侯然不期王而自王矣後世曲爲覆護支離纒繞反生荆棘若十有一年之號於征伐商之語王若曰之稱與夫杖黄鉞巡六師等詞借曰史

臣追述也如受命文考類于上帝曰弼予一人曰奉予一人恭行天罰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曰惟我有周誕受多方曰我文考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曰周王發曰昭我周王此皆三篇之原辭也大槩以王自處久矣後世覆護徒爲心術之害惟蘇氏之言直截曰周之王不王不係紂之存亡也此說得之故其辭迫其禮傲勢使之然此所以與湯異不得而並稱也

又

泰誓上篇非誓也實誥也如今之檄文方召諸侯

約以大會于孟津史臣之敘當曰惟十有一年春誥我友邦冢君大會于孟津妄意原敘未必然往往中篇之敘錯簡在此未應有明聽誓三字蓋終篇只是告之以同伐商未聞有誓語也此篇大略與湯誥相似但湯告於已勝夏之後周則告於將伐商之初此爲異耳惟其既勝夏則曰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惟其方伐商則曰以爾有衆厎天之罰又曰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此篇當名曰周誥不當名曰泰誓也其辭曰惟天地萬物父母元后作民父母此是一大議論即橫渠西銘中理一分殊之祖後面止有殘害于爾萬姓一句失爲民父

母之心其他更不稱此語非如湯誥縝密也如大
勲未集一句此是武王餒處說得欠明白後人極
費詞解葢是時天固以征伐之威命文王矣而文
王未肯集大勲所以為盛德及武王又十餘年與
爾友邦冢君觀商之政改與不改受既不悛只得
舉此大事意葢如此後世悞以觀政為觀兵又生
出一段事端皆是欠細玩意脉為穿鑿傅會之過
此下舉紂之惡亦不出於祖伊微子之言自不為
不實而其體終不脫於廹而傲也

又

泰誓中篇是諸侯之師應期而畢會當曰嗟我友

邦冢君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不當曰西土有衆
凡言西土止是稱本國之人與後面西土君子一
般此篇旣是誓諸侯之師豈獨西土之諸國三篇
之敘互有錯簡故也惟其合諸侯之師心未必齊
德未必一利害旣輕未必戒懼故誓有罔或無畏
寧執非敵之語終之以一德一心立定厥功也此
是次於河朔之誓當曰河誓不當名泰誓也下篇
是河誓之明日誓本國之師當曰明誓亦不當題
爲泰誓也此篇之誓所以異於前者蓋有古人有
言一段云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謂我國與
諸侯不同繼湯之功與諸侯共伐者天下之大義

也我國兼有世讎者當洗文王羑里之辱也是故作其果毅之氣嚴其賞罰之令辭固已窮矣又再言文考之德且慮未必勝紂爲文考羞雖武王臨事而懼反復述情如家人父子言前章其令嚴此章其情親令嚴則不敢不用命情親則自然宜用命聖人之運用縝密當如此

牧誓　周書

此篇是正與受對壘之時諸侯之師與本國之衆悉陳於郊於是軍容肅整號令精明其詞簡而要其法恕而嚴教其坐作進退不過乎六步七步教其攻殺擊刺不過乎六伐七伐既作其勇奮又戒

其殺降三稱勗哉夫子其辭郁然總之以爾所不勗其于爾躬有戮其辭凜然此亦誓師之常法也於是可以觀王者之兵矣大槩牧野之役諸侯之師皆期而來會者惟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皆不期而來會者也彼諸侯何爲而來盖其素受西伯之令者既受播告之書奔趨惟恐後彼八國者何爲而亦來盖其素被文王之化者雖無播告之書有聞而必來周之不期者皆小國也其兵革不足以係勝負其事力不足以供師旅是以不欲勤其會周家之仁也聞風而自奮者八國之義也後世欲夸張而侈大之遂於八字下又加一百字謂孟津

之師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其言可謂妄矣

武成　周書

武成者此武事告成之書也史官敘伐商之本末存一代之典章因録武王二詞於内後世得其錯簡遂致諸儒先之疑皆欲比而輯之故程子劉氏王氏各與改正次序其後朱子又加參考比諸家固巳整然有條而大邑周之下非可結之語劉氏蔡氏皆疑有鈌文焉是蓋猶有未滿人意者如厥四月哉生明至大告武成即繼於征伐商之下其爲錯簡曉然易見若只移此段於萬姓悅服之下列爵惟五之上却似簡易渾成不露斤斧或謂告

山川之詞雜於告羣后之中未爲安妥猶以爲疑若因見羣后告以征伐之意併舉其告山川之言固亦無害於義細玩予承厥志與厎商之罪意自聯屬若如程子朱子别出告山川之詞於前告羣后之詞於後固爲明潔但告羣后之語必欲見於歸豐之後此則未能無疑蓋二先生之意以爲諸侯來見新君受命正始當在歸豐之後禮固然也但始朝受命此舜禹時禮也意太康之後則已失之湯之初興亦不聞有此禮止誕告萬方而已況武王在孟津之時羣后以師畢會固已受命來朝不待歸豐而後行此禮二先生未察泰誓上篇是

期會之辭非誓師之語中篇只作誓諸侯之師看而未察羣后以三字故受命之禮必欲舉行於歸豐之後又覺厥四月無庚戌丁未又推中間閏月羣后之辭旣居後則大邑周之下非結語遂又疑有缺文以至展轉費力愚嘗考武成中戊午羣后四字正與泰誓中戊午羣后相應此史臣以爲紀事之實可以參考處閒亦因推究征商大略次第疑是武王嗣位第十有三年春元日發泰誓上篇播告諸侯次日曰旁死魄武王啓行十六日曰旣生魄羣后受命來朝遠近先後之不齊至二十八日爲戊午羣后之師始畢至次日又自誓本國之師

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會于牧野併誓至四月始歸豐至丁未庚戌告武成然後史臣總此本末為此篇大畧如此又緣史臣於武成戊午之下易泰誓中篇王次于河朔五字為師渡孟津以事言之渡孟津即次河朔若無可疑但欲省文而字異而不知却有起疑之迹後人遂以孟津至朝歌近四百里五日而至商郊非師行之常法殊不知師徒既衆其渡也非一日亦非一處曰孟津則名拘而狹曰河朔則地闊而無定名曰次則有從容不迫之意詞語之不可輕易也如此今再考武成於後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

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
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
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
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生魄庶
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
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
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
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
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
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既

戊午王次于河朔以泰誓[illegible]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而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書疑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疑卷第五

金華王

洪範

此書王者繼天立極之大典也其綱目爲最明其義理爲最密其功用所關者爲最廣其歸宿樞機爲最精朱子謂此是人君爲治之心法也又曰順五行敬五事所以修其身也厚八政協五紀所以齊其政也此皇極所以立也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此皇極所以行也其徵詞與義又見於皇極辨可謂詳矣愚竊嘗玩味皇極之章疑其有錯簡焉自五皇極皇建

其有極二句之下冝即接無偏無陂前三韻語所以會其有極也後三韻語所以歸其有極也曰會曰歸所以爲建極之功也前後四極字包六韻語文勢既極頓宕字義備於形容使人悠揚吟詠意思尤覺深長此冝爲皇極之經先儒亦有謂此乃帝王相傳之訓非箕子之言是也自曰以下指上文爲皇極之敷言始爲箕子語此當爲皇極傳上曰敷言告其君也下曰敷言告其民也再曰天子作民父母此指皇極之位而言合接惟辟作福至僭忒言此分之不可干也舊綴於三德之下其義紊戾後四疇實含兩端若皇之極建則民之訓行

六之德能以剛柔克矣七之卜筮從而吉矣八之庶徵時而休矣九之五福亦備矣若皇之極不建民之訓不行則六之德偏矣七之卜筮逆而凶矣八之庶徵恒而咎矣九之六極至矣自斂時五福之下止其作汝用咎宜爲福極之末章此非皇極之正訓而冠於六韻語之上使讀者反不知其本末豈不誤哉人君固秉斂之權其曰斂時五福蓋指第九疇而言斂者皇也時者是也此也非指皇極也指五福也且其叮嚀反覆諄諄告戒又歸宿於攸好德之一語此所以爲福極之判愚不自揆妄疑本文未必如此然亦莫知其果無悖於理

否也近見洪氏亦有是言始信其非獨愚之疑也
至於王省惟歲而下自蘇氏葉氏張氏洪氏皆謂當在五紀之下其說若可通愚則疑其易不易成不成等語實庶證也上以作於人而應驗於天者言之下以運於天而體驗於人者言之以此歲月日合雨暘燠寒風而爲八中以一時字貫之其義甚明雖有諸說不敢從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

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右序武王箕子問荅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右洪範經六十有五字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右五行傳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右五事傳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右八政傳恐有缺文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右五紀傳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右皇極經六十有四字即舜禹執中之義而詩之祖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右皇極傳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右三德傳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晦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右稽疑傳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旣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右庶徵傳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右福極傳

愚嘗讀漢書五行志未嘗不掩卷而嘆曰固哉漢儒之說經也必以爲某事得則某證必休某事失則某證必咎穿鑿傅會援據支離使造化之機果如是不幾於淺乎愚竊謂洪範之經六十有五字謹嚴精密所以爲聖人之格言五行獨不言用蓋不言事非五行之用也五行者天地陰陽之氣也人禀五行之氣以成形五行之靈發於五事而人生動靜之用也人孰無是用而能敬其用者鮮矣夫敬者涵動靜徹表裏貫始終爲一心之存亡此心敬則卓然爲一身之主而四支百骸皆有所聽命而供其役此聖道之大原脩身之大本也故經

曰敬用五事蓋敬則五德之體凝然五德之用粲然不敬則五德之體昏矣五德之用亂矣敬之一字實此心之主宰皇極之樞要歟而漢儒乃易敬字爲羞字注曰羞者進也理晦而言踈功荒而用外以聖人謹嚴精密之格言易而爲迂闊無用之虛字是可陋也逮孔壁古文出而敬字始明甚矣伏生之耄女子之訛而諸儒之不察也夫皇極不言數猶五行之不言用即其位之數無所往而非五也人君禀五行之精全五事之德爲萬化根本四方八面環嚮而皆取法焉八政雖八而五亦寓食貨祀賓師五政也三其司以異其詞所以存八

以曆數而紀歲月日星以五統乎四也六雖三德

而剛柔各克二亦五也七稽疑者卜存五而筮存

七也庶徵者休咎各五參以歲月日則八矣五福

固五也六極實四也錯綜而言所以存九憂疾者

康寧之反惡弱者好德之反貧爲富之反曰短折

凶折則壽與考終之反也此八疇者皆本於皇極

皇極之建不建由五事之敬不敬也五事之中而

思者所以主此敬也亦猶五行之土也水火之所

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是

故心者言動之所發耳目之所制靜而具衆理動

而應萬事此心不得其正發而爲視聽言動焉能

各盡其則視聽言動既違其則見之於萬事又豈得各盡其理哉皇極者固天下之所取正也而此心者又皇極之所以正也然則五數者統體一皇極也五數之中數者又皇極之大極也故曰敬之一字實此心之主宰皇極之樞要歟漢儒不是之察而易之以羞字可勝歎哉即此一字觀之而盤誥之難通者可盡信而曲爲之說乎

又

班固用劉向之說推五事之配以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是以曰恭曰肅曰狂皆歸之木而爲雨徵曰從曰乂曰僭皆歸之金而爲暘

徵曰明曰晢曰謀皆歸之火而爲燠徵曰聰曰謀

曰急皆歸之水而爲寒徵曰睿曰聖曰蒙皆歸之

土而爲風徵以皇不建極添一咎曰眊添一罰曰

恒陰此於五行分配已爲踳謬而又分福極亦歸

之五行以好德與惡爲木之應以康寧與憂爲金

之應以壽與疾爲火之應以富與貧爲水之應以

考終命與凶短折爲土之應而六極餘一弱字不

知其所配焉而爲極不建之應此尤可陋也

本朝老蘇氏遂以恭從明聰睿爲皇極之建而雨

暘燠寒風之皆時由是而有五福以狂僭豫急蒙

爲皇極之不建而雨暘燠寒風之皆恒由是而有

六極其剖析亦稍明自可一洗漢儒之陋然木金火水土之配尚襲舊說奈何於是長蘇氏少蘇氏用醫家之論以貌為木言為金視為火聽為水思為土此固一說也然遂以雨為土徵暘為金徵風為火徵可乎諸說紛紛訖無確然一定之論惟朱子只以五行之序配五事之序而庶徵之序亦然是知貌為水之生而雨之為水也明矣言為火之發而暘之為火也亦明視為木之精而燠之為木也亦合聽為金之靈而寒之為金也有據思猶風之無所不之亦猶土之無不資也其理有自然之應而未嘗穿鑿蓋分而言之事各有本德各有屬

氣各有類應各有徵合而言之一事脩則五事皆脩一氣和則五氣俱和今夫一念之差則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語言無章舉動失措是五事俱失豈有五徵俱見於一時乎惟五事不敬則皇極不建所以驗之於天時者當雨而不雨當暘而不暘當燠當寒當風率皆反是如是而已愚故曰固哉漢儒之說經也善乎朱子之言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吾氣和而天地之氣亦和必如是而可以言造化之機感應之妙非知之至者孰能識此

又

皇極之經九句五行不言用者蓋九疇無非五行

之用也餘八疇皆言用而用之上一字極其精非
聖人孰能語此五事之敬巳見於前八政之用言
農者蓋非農以爲食之原則八疇俱廢矣故謂此
八政皆農之用也五紀之用協者日月之行各有
躔次二十九日有竒爲一會會之舍曰辰辰天壤
也又有星度以測之十二會爲一歲差則厯數紊
亂而不足以爲紀故以協爲五紀之用皇極者居
中之定理也其用則在人君建與不建故以建爲
皇極之用三德者有剛柔之不齊必克治俾歸於
中故乂者爲三德之用古人以卜筮決疑苟不明
乎體則休咎不驗故以明爲稽疑之用庶徵之形

五事之應也念念於庶徵之有感即五事之敬不可須臾忽也故念者庶徵之用也嚮此極者錫以五福背此極者則有六極之威曰嚮曰威互文也八疇之言用其義固精初疇不言用其義尤精豈非聖人之格言乎五事庶徵之配五行前固論之矣八政之司食貨祀賓師經言農用八政故傳以食為先土之配也土爰稼穡農之事也貨則金之配也祀者報其所由生也仁之至木之配也賓者禮也火之配也師者衆也水之配也地中有水衆聚之象也朱子曰周官一書只是一箇八政司空者食貨之職也司徒兼宗伯故祀賓屬之司寇兼

司馬故師屬之天子六卿周制也虞廷止有司空司徒士疑夏改士爲司寇八政舉三卿夏制也其義密矣此疇所該者廣而詞頗簡故疑其有缺文也五紀之下則如五行之序矣歲者冬之終故配水也月者陰陽之麗故配火也日生於東故配木也星辰有分辨之義故配金也曆數逓載四紀故配土也五皇極以敬用五事爲九疇之主五行共此極也六三德亦五其用說見於後七稽疑卜有五體雨配水霽配火蒙配木克配金驛配土克驛交互說者鑿焉貞悔則總以陰陽也貞陽而悔陰九疇之壽配水貞固之象也富配火嘉會之象也

康寧配木長善之象也好德配金剛斷之象也考終配土萬物之所歸藏也洪範經精傳密皆聖賢道統之相傳危微精一之大用也

又

人君以一身建極於中必當有道以化天下氣質之偏養其中和之性而後可與共天位治天職以同保此極也不然則剛流於惡柔失之弱人才既壞誤國害民天下安有平治之期哉此三德所以即次皇極也但正直二字先儒多作兩義說故與剛克柔克為不協有曰不剛不柔為正直而有所未盡也以沈潛為地以高明為天則引喻闊遠尤

甚有以正直爲皇極之體剛柔爲皇極之用此是以皇極中正直同說亦有所未盡有以不邪曲訓正直此自是兩字反義亦甚的確而非所以言用字也惟古注自作用字說曰能正人之曲直而義亦未順於下句作平安之世以正直之道治之則依舊是兩字與前不相應愚不敢從竊意沈潛者柔善也高明者剛善也強弗友者剛惡者也燮友者柔惡者也平者無剛柔之偏重者也康者無事乎強燮者也沈潛則當以高明振起之高明則當以沈潛涵養之剛惡者習於強梗未易柔服故必克之以善剛柔惡者甘於阿順而剛無所施故就

克之以善柔而平康者不待於克但正以直之而已直之云者如夫子敬以直內之直孟子匡之直之之直此用字也非定字也故與克字相對是知以不必剛克不必柔克爲正直則可以不剛不柔爲正直則不可正直剛克柔克皆皇極之用也曰平康曰沈潛曰高明一類字也皆人之氣質也曰正直曰剛克曰柔克一類字也皆乂用之法也聖人制世御俗察陰陽消長之偏體陰陽開闔之義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德建中於民則抑揚進退予奪威福之柄不敢不謹如此洪範中有兩正直亦各從其類也與平平蕩蕩爲類自作體字定

字說與克剛克柔爲類自作用字動字說在皇極中則爲體在三德中則爲用此並行而不相悖自先儒以正直與高明沈潛爲類說有不可通者而失聖賢用字之本旨故不能不疑

又

壽富康寧好德考終五者人生之大福也是故人君以一身而建此極故能斂此福於一身自一身而敷錫於天下庶民亦保人君之極還以此福錫之於君人君建此極於上庶民保此極於下於是均有此福也庶民不得有此福人君豈能獨斂此福哉然下之所以保極者亦豈有他道不過能好

德而已欲天下之無淫朋無比德者惟在於皇之作極也庶民指百姓而言曰人者指有位者而言有猷有爲有守雖淺深不同均爲好德者也自其氣禀有清濁厚薄之不齊未必盡合乎中亦必不罹于咎此等人在人君兼收並蓄和其顔色而進之曰此予所好之德莫不與之以禄而同建此極也無虐煢獨而畏高明此是承上接下句關前後二段乃若有位之人雖才具足以趨事赴功而未必實有此德則嘉謀善計未必有也厲操守節未必能也輕躁妄作蠹國害民不能保也人君必使之進於實行有以稱其才則庶乎邦可昌矣彼正

人者則有猷有守者也必能審出處安淡泊決無干進之意人君必有祿以養之方爲盡善非此正人待祿而後爲善得祿而後善不得謂之正人矣此正人者苟不得遂其所好於家是人君之罪也彼有能有爲者徒恃其才而好德不聞君雖祿之其必爲汝用之害矣蓋人君斂福錫福爲庶民保極之道故當於五福之下而致詳焉

書疑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疑卷第六

金華王栢著

周書

旅獒

武王之德聖矣一獸之貢微矣史臣方以通道于九夷八蠻誇國家威德之遠而太保乃拳拳進諫于王何也蓋獒之爲獸非常犬也能曉解人意且勇而善搏畜之何所用哉不過供玩侮之戲而已武王固非玩侮人者旣有是物必有時而爲是戲也太保一篇之意愼德二字爲之主復告之以終累太德太保識幾明微愛君之忠叮嚀反復可謂至矣首言貢獻之法惟服食器用則此獒也非惟

正之供次即以不狎侮繼之以玩物喪志終焉又其次方言非土性不畜所謂愼德實懇懇於前二章者也使武王勞其使而卻其獒豈足以勞太保之慮乎推其病之極必至於生民不保厥居嗚呼遠矣文字不多而道理無限只在愼德二字中間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二句卻稍寬而先儒敬之此愚之所未解也

康誥　周書

後世信小序以此篇爲成王告康叔之書又言周公託王命而言不勝纏繞至本朝蘇氏方明篇首二十八字爲洛誥脫簡五峯胡先生及吳氏棫又

定為武王之書大綱方見倫次以其洛誥之首遂
名曰誥既是武王封康叔於衛之辭謂之康叔之
命可也以首句有孟侯朕其弟謂之孟侯之命亦
可也觀其詞氣鄭重反復告戒若武王面命之意
詳玩之亦史臣受武王諄諄之旨特為此叮嚀之
言見康叔者為武王之所親愛故曰未有若汝封
之心又曰朕心朕德惟乃知皆嘉之之詞也又見
武王亦慮商民之難化所以舉所甚親者任此責
想命三叔之時亦必有勤懇之言如此篇者明德
者治民之本慎罰者治民之要史臣授此意故以
四字為一篇之大綱終篇不出此二事曰在茲東

土以上此命詞之首常體也次曰嗚呼封汝念哉止不廢在王命當接後一段已汝惟小子未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次及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一章又繼以已汝惟小子至作新民此二章皆是勉其明德事中間皆是慎罰事亦頗冗雜欠整次後一段有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此是總結明德慎罰又次王曰嗚呼封是結前敬哉一章又次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是結前汝念哉一章末後曰往哉是作命之常式也此篇於諸誥中極爲明白尚欠條理如此它篇可知

酒誥梓材　周書

以二篇言可合而爲一以逐篇言又各可離而爲二此是爲不可曉可合者梓材之首意與酒誥同可離者酒誥有二體旣誥妹邦又誥康叔梓材末篇全不相屬也首語旣曰明大命于妹邦後又曰妹土此分明告戒紂之遺民舊俗也即又繼之王曰封者五此又分明告戒康叔也先儒以爲其事則主於妹邦其書則付之康叔以爲書之變體愚實未之通也所可知者止於戒酒而巳

金縢　周書

此書敘事體也與武成同武成是敘伐商一事始

末此篇是東征前後事歷六七年始末詳略之中有筆力焉納冊啓書此金縢之首尾也其敘事不可不詳其敘流言居東止五十餘字簡潔詳明於曲折抑揚間事情隱然可判後來大誥等事盡含蓄於此武成先列四誓而總敘武事之終金縢是敘東征始終而後列諸誥法當然也其餘小小文義諸家有未一者因論丕子之責竊意責字如責望之責是責望其事我於天則繼以願代中間無缺文意若曰三王有任保護丕子之責于天則後面能不能事鬼神之語全無意味矣如乃命于帝廷却說元孫二字合復舉乃元孫於此乃并是吉

者謂三卜皆吉此卜者之言啓籥而參以龜卜之
書乃是證三卜之果吉也予小子新命于三王者
公欲以身代王王瘳則公當代命也惟永終是圖
者我但爲考終之計茲所待者三王必不忘於一
人之言以代王也王瘳而公不死亦天監公之心
而不從公之代也在公則當俟命以代而已我之
弗辟只是作入聲讀周公以公天下爲心征誅之
事固不得以私恩而姑息曰公避之而居東非知
公者二穆卜只一義於擻字爲近初不牴牾也

大誥　周書

此下諸篇固多脫簡之可疑一也告戒之詞貴明

白而反聱牙二也非特文義之難曉而大意亦往往瞢然若隨詞生意屈而攀緣添字補湊強欲求通前後用工於此多矣然斷續扞格終不成文理不幾於侮聖言者乎謂宜盡黜訓詁敬存古意或略知大意不必句句字字求之亦可請試言其大略大誥者以武庚與三監叛發此誥於下所宜責武庚以汝父之不道故天命之歸周我不殺汝而封汝於故都汝合率德改行以葢父愆以保宗祀以輔我國家以恭承天命今乃乘我國之大喪欺嗣子之沖幼而敢蠱惑我三監離間我骨肉鼓動淮夷搖蕩邊鄙姦宄竊張於義不可不討今前後

未嘗及此意拳拳只說一箇卜字何其關於事情而疎於制變也豈非自太王避狄之後不曾經此變故乃欲假著龜以鎮壓天下之邪心乎且又言寧王遺我大寶龜已告我西土有大艱西土人亦不靖此何異於唐德宗遭奉天之難而委之以先定之數也聖如周公經國制事而肯出是言乎此皆可疑者

微子之命　周書

每讀此篇未嘗不廢卷喟然而嘆昔武王之反商政首釋箕子之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既而復訪道於箕子得洪範之書此皆所以得君子之心若

散財發粟不過小人悅服耳所不可曉者獨於微子寂然無聞武王豈忘之哉旣而乃封武庚禄父以奉商祀周之失未有大於此者夫湯之裦也賢聖之君六七作商之賢子孫未有過於微子者此天下之所共知也存商之祀作賓王家非微子其誰可與武王在位八年吾不知微子者何在乃於殺武庚禄父之後而後封之宋何其晚哉彼武庚者熏染紂之惡德未聞其有改行烏得有過於微子封微子則可以祀湯封武庚則可以祀受受猶足祀乎今不封武庚於它邦而付以紂之故土當是時稍自好者必不爲之左右矣其所與共遊處

朝夕之所謀議惟酗于酒德之故人爾不幸武王崩嗣子沖幼周公攝政而管叔在外姦謀啓而凶計行自謂可以乘間倡亂扺掌以復紂之境土矣武庚之叛勢所必至羣弟之流言非武庚孰敢蠱之武庚之叛非流言無以發之羣弟非武庚則不能叛武庚非流言則不敢叛故曰周之失未有甚於此者蘇氏乃曰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果人也則必叛武庚之叛不待智者而後知愚則曰此說非也殺其父者義也封其子者仁也其子非人也則必叛使其子之果人也則必飲痛悔艾修身改行以保先祀苟不顧先王之祀

而輕於叛者豈復人也哉若武庚之必叛果不待智者而後知或曰武王封微子於宋也久矣至武庚誅乃加封上公命之以奉商祀此亦惑於後世歸周銜璧之傳而謬爲是說也若微子之始封也必加上公必奉湯祀不當以是禮命武庚而不命微子也今觀此書皆始封之詞也非加封之詞也曰律乃有民曰永綏厥位豈非懲創武庚之不律不綏而有此告戒乎史臣之命尊矣嚴矣

又

愚以紙上之陳言妄疑周家之得失未足以知聖人之心也以武王之聖周召之賢爲之輔克商之

初政事精明人心大慰何獨於此事處義制禮有如是之踈乎後世又以淺陋之見量聖人以爲不封微子者忌微子之賢也此說益大謬矣又按左傳楚子克許許君面縛銜璧衰經輿櫬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此說尤爲可疑昔箕子之荅微子固以微子之義當去去之云者去其位而遁其迹也又以爲微子抱祭器而歸周此尤非也若微子不待商之亡而歸周是先自絕於商也若微子幸紂之亡即自辱於周是自求封也武王非伐微子也何爲銜璧請

命是已代紂爲王矣若微子苟存亦何患商祀之不存二事皆非所以爲微子矣若武王旣受微子降封武庚而十年不齒薄微子甚矣何足以爲武王周召乎愚因左氏之言遂得以參伍旁證而得武王微子之心其曰武王解縛焚櫬禮而命之者政武庚祿父也傳者以微子賢武王聖姧訛其事喜談而樂道之彼豈識有關天下之大義乎武庚驚家國之覆滅知禍患之未艾乞命武王者勢也勢急則祈哀請命有國則搖牙肆毒此狡猾小人之常態也武王知紂已死其孤以禮來歸斬焉衰絰之可閔釋而命之仁者之心也聖人以大公至

正行其義之所當為豈逆料異日之變而預防之哉微子既遁紂死即出是幸宗國之亡也況武庚既封商祀不絕吾何求哉此所以十年長往而不來也微子既不可見武王亦不得已封庚爾武庚既誅商祀再絕微子於此時而不出是商祀之果絕也賢者之出處聖人之處事又豈有一毫之未盡者乎

書疑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疑卷第七

金華王栢著

召誥　周書

洛誥　周書

洛誥之篇三山林氏說之所終東萊先生說之所始文公又於召誥洛誥亦各有說學者可以釋疑矣然猶未也洛誥自周公曰之下朱子以爲自此漸不可曉蓋不知是何時所言又取葉氏之言以此篇與召誥參看又取王氏曰此誥有不可知者當鈌文朱子尚謂有疑而後學敢謂無疑者妄人也愚竊謂諸誥之中辭語之不可曉者固多矣而

一篇之體統大槩亦可見惟召誥洛誥破碎龐雜體統不明此最未易梳理者也蓋其中有周公召公相洛卜洛之詞焉有遷殷民攻位丕作之詞焉有營洛之詞焉有成王來洛之詞焉有祀文武記功宗之詞焉有周公復辟之詞焉有成王即辟之詞焉有成王冊命周公之詞焉此所以不可以一事觀也召誥前雖載相洛之事後止是以成王新政致戒之詞而已曰王乃初服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則以疾敬德爲王新政第一義此則頗自明白若洛誥恐當作兩節看相洛卜洛營洛遷頑民是一節明禋烝禮周公欲成王治洛復政於王成

王止欲歸周即辟命周公治洛此是一節如冊周公之首詞反殿於篇末而冊中之詞反散雜於前此皆未易就條理也第一是復辟之事程子以來諸儒只欲作荅王解以爲未嘗失位安得有復此義識精矣然成王固未嘗失位也蓋成王前此未嘗親政也成王幼周公代王爲政成王長周公歸政於王正如伊尹復政厥辟之復蘇氏所謂歸政初何害義然亦何所嫌而避此名乎此愚之所以不能無疑也

多士　周書

多方　周書

蘇氏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大略以殷人不服周而作也又怪取殷之易安殷之難數商七王之德深而終歸於周公之功其言感慨俊偉而聽者竦然愚以爲八篇者固艱澀難曉細而觀之各有所主非盡爲安殷而作也蘇氏之言其亦有所未盡商自太甲後數經衰亂已四興王業矣武乙再都河北而國尤衰弊者四五十年至紂乃決其壞而覆其亡者又三十年周家之仁督仁聞日盛而日隆商王之惡德虐政月累而歲積當是時三分天下而周有其二非周取之也皆弃商而歸周也紂之都百姓

服田力穡者亦未嘗不恱服而安業其頑嚚喧豗而易揺者特遊手之民平時酗酒暴横草竊姦宄逋逃容隱未嘗伏草不習勤勞不樂安靜呼噪風塵之警以逞其虎狼之心加以紂之寵任非人豪家巨室不事繩檢者怨周不簡拔而進用招誘四方之無賴爲之爪牙以殘害於百姓不過借復商之名以鼓倡羣凶非有英雄豪傑爲之宗主也若以戰國秦漢處之不過一坑而已周家積累有素不忍輕殺非力不足以制之必欲使之革心從化此其爲變移之難者乃所以爲忠厚之至蘇氏謂人心不服周而難安者未之思也凡化頑民之書

不過多士多方兩篇而已緣中間紛亂脫落序者不得其要讀者莫知條理是故隨文解義卒不能貫通愚不敢觀序止熟讀正文而知其有脫簡焉竊謂多方當在前多士當在後多方曰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罔不知又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明命多士曰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此可以知其先後也多方自首至乃惟自速辜已上皆稱多方至此亦是結語自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此下皆稱多士則知此二段是多士後錯簡在此多士曰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多方後段曰爾

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此又知是一篇前後相應也多士曰爾克敬天惟畀敬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多方後段曰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故末後結語曰不克敬于和無我怨此又知兩段相連總結於此多士結有王曰之下有缺文正宜聯多方嗚呼猷一段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當聯多方後又曰下結語庶幾血脉貫通文勢明白今輒考定二篇於後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

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此一節是史官先敘作誥之時以周公曰起之是周公代王作此誥也王若曰之下是總一篇之大意言殷侯尹民此指武庚之遺民也言爾罪固當誅戮我已大貸爾命矣爾不可不知爾猶大起狂謀圖度天命更不爲深長之思敬保爾宗祀乎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内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

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此一節反覆言夏商廢興之由天命存亡之幾此辟字指紂而言謂紂元自天命既不能享遂至於亡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此一段言天非有意去爾夏去爾商乃爾夏商自取其亡當商將亡之時天亦未嘗不求爾多方有可代商者爾既無以承天之眷顧者我周王能善承天心天既命之以王矣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

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此二段原雜在前節先儒疑有鈌文而不知乃是錯簡言武王雖已受命商之子孫苟能克念有得天之道天亦俾之誕作民主今待爾五年矣爾又無可念可聽之德蓋武王在位五年故也今爾辟指武庚言却欲圖天命輕於發言何也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

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此一節繳前意不欲多誥爾且大貸爾命三爾曷不勉之也四爾乃責之也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此一節是總結叮嚀告戒之周公之書無逸之外惟此篇條理分明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

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此一節先言周之所以代商次及夏商興廢之故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
割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
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
大戾肆不正

此一節言周之所以受命以至于爾大罪不敢肆
其繩治

王若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
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此一節言遷商民于洛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
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

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此一節言爾怨我不用爾多士我位惟德之用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此一節言我昔日貸爾命移爾居之意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兹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此一節言我不惟不殺爾又使爾安居此以親我多遜之美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此一節是告遷洛多士及尹民之官爾能和其頑民我豈不大用爾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此一節言爾苟不能信我前命我則遠遷爾於它去矣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此是再三反覆結前語告戒之大略如此中間恐亦自有錯簡

書疑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书疑卷第八

金華王柏著

周書

君奭

今讀此篇文意雖多不可曉大意是周公留召公共政之書也歷舉湯之興有此六臣文武之時有此五臣今日止有吾二人而已當時雖有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諸臣要未可與召公班也周公拳拳於天命之難保而幼主之不可不開導輔相之意反覆憂深求助懇惻故召公竟無它辭若考其時則卒未有定論今詳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自曰以下述武王託孤之命如此

又有小子同未在位之言又曰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此可謂周公攝政之時矣其後乃曰天休滋至惟我二人弗戡又又曰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則此等語又非所當言於武王初喪之時史記之論固陋矣而蘇氏謂周公歸政後公欲周公告老而歸而篇中殊無此意則小子同未在位蘇氏竟不釋如蘇氏說則此句終無著處東萊先生祖小序意謂洛邑成而周公欲告歸召公亦欲去周公既爲成王留而周公亦欲召公留如此言則是周公歸政於王矣是時成王年亦長矣不可曰小子同未在位

此句仍舊未有所歸但此篇所不可知者不過留
召公之時闕其言雖艱澀而大意自明非如洛誥
頭緒多而不可就理也然亦有差誤處如曰在昔
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禮記乃曰昔在上帝周田
觀文王之德蓋各有得失當曰昔在上帝割周申
勸寧王之德此處未說到我王割周者言羑里之
厄也細玩之可見

蔡仲之命

史臣序詞既詳且嚴自金縢有羣叔流言之語至
此篇始著其事備其詞體正而意盡周公之心坦
然明白率德改行一語而父子得失在焉周家之

刑慶當焉播之衆而命焉皆其父子自取而周公無一毫固必之心蔡叔未沒以仲爲卿士蔡叔既沒復封仲於蔡周公友愛可見矣曰蓋前人之愆曰無若爾考皆昌言而不隱一欲盡天下之公議一欲伸家庭之至情言之深所以愛之切也曰皇天無親者示戒凜凜然想仲飲泣祇承而敢以爲榮乎

立政　周書

第一是先儒欲爲周公避嫌不肯言歸政費盡回護使周公之心事益不明於後世周公夙有聖德自文王時則已與召公分陝而治旣而左右武王

伐商立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以冢宰正百工葢代行天子之政而未嘗攝天子之位也成王亦未嘗不一日履天子之位而亦未嘗一日親天子之政也成王既冠周公歸政於王初無嫌之可避立政首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嗚呼孺子王矣曰咸告孺子王矣曰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豈謂其昔不爲王而今始爲王哉葢今日始親王者之政而已自金縢之書成王未嘗不稱王周公之所播告於四方者未嘗不曰王若曰成王之王固自若也成王之政則自今始也親政之初上自王左右三事下至百司庶府外至

於都邑之長諸侯之官周公莫不率之北面以聽王之新政因告嗣天子者蓋昔日嗣位為天子今日親王者之政矣既聽王之新政不可不皆進戒於王於是自常伯之下至於阪尹乃敢告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然後云云 緣首尾有錯簡而虎賁綴衣而下俱列於三事之後更無繫屬而意義不明今輒與考定於後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乃

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此一節周公率羣臣歸政於王因命羣臣進戒美其言而嘆其憂此者少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

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此一節言禹湯桀受用人得失治亂之分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牧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此一節言文王武王知用人之道立民惟任長伯立政惟擇三事皆俊德之人而不下侵細務武王

循文王之功用此義德容德故能受此大基業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
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
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
乂我受民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
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此一節戒成王於三事惟念念成德之彥以治民
調和庶獄庶慎勿以小人間之惟正是乂而不可
誤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
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

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此一節再提湯文用人安其職盡其用曷不可用小人以結前二段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此一節却提夏禹武王結後一段專戒庶獄并詰戎兵

周公若曰太史嗚呼繼自今嗣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言既終又呼太史記之爲後世子孫之戒如此分合卻節奏差明無龐雜之患無穿鑿傅會之謬蓋親政之初擇賢共天職最爲重事曰籲俊尊上帝曰丕釐上帝之耿命曰以敬事上帝惟事天之實莫大於此其所當留意者又不出於三事綱領既正統體相維可謂得立政之要矣周公勤勤懇懇又爲後世慮至矣哉周公之用心也但宅字先儒牽於五流有宅之宅遂作刑獄說按說文宅所託也今作託字訓爲通貫無疑

無逸　　周書

無逸之篇却是特作書以訓於王周公之言未有明白若此篇者但首語一句忽又奇古曰君子所其無逸先儒以處訓所朱子曰某則不敢如此解恐有缺文愚則曰恐是衍字周公曰嗚呼君子其無逸言君子不可逸若先知稼穡之艱難了乃逸則知小人之所依必能愛民而享國之久也此篇不可作一段看前後自是兩段文字前段是教其知稼穡之艱難至酗于酒德而止後段是道其智之明而不為人所惑至篇終兩段提兩嗣王結然又不可截然作兩段看中間又自有氣脉通貫處

前後凡有嗚呼者七一是總説知不知稼穡之艱難二是舉商三宗之不逸及後王之逸爲享國之效三是説文王之無逸四是戒嗣王之不可逸五特以我聞曰更端言古人之所以相與教告叮嚀者正恐此智未明爲浮言所惑也六是言昔四王之所以迪哲者亦以先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情狀故不惑於浮言此是氣脉過接處若不聽人之教告輕聽人言則罰無罪殺無辜怨叢一身豈能享國長久哉成王生於深宮之中未嘗知稼穡之艱難未嘗識小人之情狀所以前日爲流言所惑今雖感悟是豈可不常以爲鑒昔周公止作鴟

鴞未嘗及此今旣歸政居東恐成王復爲浮言所移故作此七鳴呼於其終止曰嗣王其鑒于·玆不及他語者其戒深矣

周官　周書

此成王初政訓迪百官見成王之德日新周公之經制大成周家文物詞命之正盛也此書雍容肅厚有虞廷氣象焉後世莫能及或疑此篇與周禮不同蓋周禮者乃周公未成之書此其總敘也

君陳　周書

畢公文王之大臣周公尹洛之後當卽以畢公代之而君陳或謂其新進者也而可超躐老成而當

此重任乎觀其所以命君陳其體輕其辭戒所稱者只惟其孝友之行是固得爲政之本矣然爲政亦多端非可恃此而它無所事况有商之頑民在焉新進少年或乘銳變更未必不反激其易動難安之勢竊意君陳旣有孝友之順德或平時親慕周公而師事焉者也或在周公左右諳練其本末者也觀其凡人見聖由聖之語知其能親炙周公而責之以周公之事乎以依勢倚法之言無忿疾之訓知其所以告戒後生也其曰至治馨香四句是不忘周公精微之論故舉以訓君陳蓋周公之制度法令備矣但欲其曰昭曰式曰弘而已所以

從厥攸好者正欲其以孝友之行爲化民之本汝若敬主此德則商民無有不變者也畢公前輩也恐其未必一一肯遵守周公之舊所以異時命之於商民既安之後屬其旌表淑慝蓋是有設施作爲之人未可繼周公此所以舍老成而命新進者或此意也嘉謀嘉猷入告一段葛氏以爲史臣失詞誠是也

顧命　周書

康王之誥　周書

二書只當合爲一篇一正其始一正其終中間命誥之詞不多全是紀載國家始終之大典謂之敘

事可也蘇氏之論以為三年之喪既成服而暫釋
非禮也此言誠足以為萬世法周公召公天下之
聖賢也以天下之聖賢夾輔王室所以處事制義
當無毫髮之未盡周公當武王之崩也位冢宰擁
幼主以君臨天下謂宜鎮定天下如泰山之安周
公以聖人之心待天下而不肯為嫌疑之防亦以
聖人之心待骨肉而不肯起嫌疑之念行之以大
公至正洞然而無所顧忌者也豈料姦宄餘孽覦
俟門隙蠱惑人心倡此一大變乎成王之顧命古
所未有豈非懲創前日身履之變故出此防危慮
患之計乎召公怭張末命其設施使內外小大之

臣無一髮之可議所以綏定王室者密矣而不暇考定禮儀於倉卒之間而終不免後世之譏評吁可畏哉雖曰處變權宜未易以常法論然處變而不失其經是乃謂之權以周公召公處變猶不免後世之議權可易用乎古今善用權者伊尹一人而已

書疑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疑卷第九

金華王栢著

周書

畢命

畢公四朝元老也命以保釐禮所當尊詞所當重故起初惟十有二年至民罔攸勸凡一百十九字與諸命體製逈不同也先敘周公之功而商頑有式化厥訓之效今之所以命畢公命之以繼周公之治非直曰代君陳也今時之所宜者與昔不同却在於旌別淑慝而已臧厥臧則餘頑不勞力而自勉康王豈敢以商民已化爲善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周公雖收其放心今當有以閑之惟不

剛不柔脩之自我又以此爲之大訓漸漬而薰蒸之先有以建其無過不及之性庶幾可以成周公君陳之化畢公既有盛大之德而又克勤小物其德周矣以公德義之訓宜無不服者然商俗靡靡利口惟賢若不稽古以訓之而其强辯横議未必能遽服也今當旌別淑慝以作其好善惡惡之良心古訓格言以堅其好善惡惡之實志閑之之道其不易也如此康王即位之初報誥之外只此一命存於後世是時商之頑民世變風移可以無慮而康王必推擇此大老鎮之且謂國家安危之所係而精神心術之運用只在一箇閑字上以一時

已放之心三紀收之而不足茍不常常防閑之雖三紀之功可以一日而失也旌其淑善別其惡慝導之以德義啓之以古訓皆所以爲閑之之具也氣象重厚規模嚴密三曰嗚呼父師其待耆德也所以盡其敬終曰欽若先王成烈其尊體貌也所以異其詞雖一篇之命自足以備見康王之爲君亦可謂善持盈守成者與

君牙　周書

冏命　周書

穆王周之衰世也而詞命鏗鏘典雅無異承平之時此內史之職猶有豐芑之舊觀其命君牙也曰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不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先王之格言不過如此其命伯冏也在昔文武以下至萬邦咸休尤得體要聖人以爲後世法其在於此然玩味其言二人殊無德之可稱而可居其位乎昔之命康叔以武王之弟故不以德言但拳拳以明德訓之曰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未嘗無所稱述也其後雖蔡仲之命猶以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言之新進如君陳亦有令德孝恭之嘉而君牙者獨言其祖父之嘗有功是以世臣勳舊命之耳後世終不聞君牙爲何人而它亦無事功之可舉也伯冏之命終曰

惟予汝辜詞色嚴毅待左右僕臣之體當如是哉東萊先生以穆王此心不繼乃以造父爲御驅馳忘反導其侈者果出於僕御而欺伯冏此時之在不在也愚敢謂伯冏之命乃所以爲任造父之端也僕正雖曰下大夫而特作命書與大司徒等此未必周家之舊典周禮止有大僕而無正也不過穆王欲尊寵伯冏創加一正異其職假其詞以寵之爾此穆王之所以爲穆王而周之所以衰也顧讀者以其詞之盛而不暇察其病耳

呂刑　周書

訓刑始於帝舜言約而義備此所以爲至治之世

也訓刑終於穆王目繁而罰輕此所以為衰亂之世也只流宥五刑一句所該者甚廣所制者甚詳敘事者述此一凡例而後世忽之而未嘗致思五刑與流各自有正麗之罪又自有從宥之法宥之云者寛之也寛之者亦次第而輕之爾以大辟之罪亦從而流者後世之刑也蓋宮者所以宥大辟也剕刑所以宥宮也劓刑所以宥剕也墨刑所以宥劓也而流之中亦自有宥之義竄者宥殛也放者宥竄也流者宥放也殛如今拘鎖之類竄如今牢城之類放如編置流如押出界耳大辟之刑決不直以流而宥之矣舜之刑未嘗不輕而輕者本於罪之可疑穆王之刑亦未嘗不輕而輕

者失於罪之不可宥舜之所以必刑者期於無刑
穆王之所以必贖者導其起辟昔武王之命康叔
也雖主於明德愼罰又自有不可不殺之語及刑
茲無赦之言成王之命君陳旣曰三細不宥又曰
辟以止辟乃辟未聞五刑之俱贖也贖刑者贖鞭
扑之刑大辟之刑如可贖凡有千鍰之貲者無所
往而不可殺人天下烏得而不亂哉後世三章之
約可謂極其簡矣而殺人者必死殺人而必死非
特爲死者報也爲生者戒也爲死者報法爲一人
立也爲生者戒法爲天下立也忍於一人而忍者
小不忍於天下乃所以爲好生也聖人不忍人之

心豈有一毫好殺之意刑至於不可不殺者是乃所以爲仁之至義之盡也呂刑之書首以爲五刑創於有苗則是聖人之制刑反師有苗之虐也斯言也豈不大害於義哉愚謂呂刑者律書也法吏之辭也徒能精察乎典獄之姦而不識聖人制刑之本意其審克之語凡四哀矜惻怛猶有三代之遺風聖人以其世之變法之變存之於書亦以其能精察於典獄之姦尚可以爲後世聽訟用刑之戒非以其贖刑之可取也朱子謂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斯言足以得穆王之本情者與

文侯之命　周書

厲王之禍周室幾亡宣王獨能倔強奮發復會諸侯於東都即有如方叔召虎尹吉父仲山父之徒驅馳左右之力幽王再壞至於不能爲國而平王遂至東遷東遷雖曰失根本形勢之固尚可爲中興之資者以周公君陳畢公三后之德化入於人心者甚深猶能效死而不去者三百餘年使東遷之初稍振風采則嵩高扶輿清淑之氣未必遽息也澗水東瀍水西必有賢明俊乂之士相呼而起爲之宣力四方何至萎薾蕭索之狀如是哉今觀其命文侯也不稱曰伯父叔父而直以父目之下

敢稱其名而呼其字不典甚矣閔予小子一段極
栖乞憐之態殊可醜也雖曰不敢矯飾虛詞而傾
倒情實以見謙卑自牧之意然君臣有大分也命
令有大體也豈有隳大分失大體而有作興振起
之理哉首述文武之受命即歸功於先正左右厥
辟按晉世家叔虞者成王之弟削桐因戲而遂封
於唐又安有輔文武之事斯言實誣矣惟曰汝多
脩扞我于艱若汝予嘉尚存命詞之舊觀夫子蓋
傷之以爲後世戒而未見其有事讎之責也愚嘗
謂夫子删詩定書實相表裏文王之風化不見於
書而見於二南周公制作之具不見於書而見於

雅頌七月之詩補無逸也東山諸作補金縢也言王中興之詩粲然復盛而書中無一字也東遷之後諸國風次第而起雅頌亦至是而亡故文侯之命書之終而春秋之始也詩書春秋王通謂之三史其亦有見於此與

費誓　周書

秦誓　周書

二誓書之附庸也聖人何爲而取之取其不黷武也誓者出師殺伐之辭也徐戎淮夷之爲魯寇也屢矣於魯則肘腋之患也伯禽胡不曰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乎讀其書之首辭極其嚴毅其終

不過修城郭積糗糧芻茭爲備禦之計而已此所以爲諸侯保守境土之法也方春秋五伯競逐之際選將厲卒攻城略地今日滅某祀明日縣某國書伐書克書敗筆相踵也而不自意悔過之詞忽發於秦伯之口曰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詞語若從容不迫而噬臍之悔深切莫甚於此聖人烏得不喜而殿於二帝三王之後爲諸侯窮兵好伐之戒也哉

書疑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